補續全蜀秇文志

全蜀藝文志卷之二十四

黃岡杜應芳　彙

景陵胡承詔　訂

記

華陽縣學館記　宋張俞

三代之學繇秦廢蜀郡之學由漢興而天下之學由蜀起歷漢至宋殿室畫像古制盡在則蜀之學甚盛遠矣哉始唐之衰侯王怙亂崩裂盜宇盪削典法民擾厥命不盜則兵仁義禮樂於世何有惟孟氏踵有

蜀漢以文爲事凡草創制度稽襲唐軌既而紹漢崩
學遂勒石書九經文作都內二縣學舘置師弟子講
習以儒遠人今王師既平蜀仍而不廢華陽縣學廟者
偽廣政十二年作迨今一百餘載矣棟撓墻圮鳥鼠
攸居新進晚生陋而不顧有弘農楊安之爲縣甚治
慨念隆學衷群士財因而新之事未克究得江東沈
扶來承其政益用儒雅要歸于道興學飾像嚴翼堂
宇上以遵 朝廷之制下以成楊君之故也惟華陽
理于州內而州故自有漢學前樂安孫公既已大之

令平陽文公莘而教之濟濟洋洋禮樂流衍縣鄉之學亦從而興上動下效風化柔靡可追古治可表後式長世不墜惟賢者能執宋慶曆四年楊君始脩之後一年而沈君克成之又一年晉人張俞為之記

金華書院記　元文禮

國家自延祐始設科悉革浮靡陋習專選經明行脩之士故天下郡縣凡先哲者德立言有功於名教往往即其生長燕遊之地祠而奉之因即其祠增館舍貯經籍延師儒以講道尊前賢勵後學也唐裕遺陳

子昂先生存之射洪人其讀書址在縣之金華其墓在縣之獨坐其文翰議論在文冊天下學者至今景慕如在目前至正改元冬監縣栢延建言請擇地捌拾遺書院又撥墨池草堂眉山例請建山長員以職教祀朝省是其言以祠宇未葺學田未置下有司經度會栢延遷秩未果九年春御周侯廷望來尹縣慨然以爲己任巡行視縣治之西四前界廟學之遺址後枕金華之麓有隙地焉承命芟薙規爲蔬圃偶於瓦礫中得小碑雖漫其額題云建金華書院記侯歎舊宜喜曰

右議相仍不圖前代已有其處且名副其實豈可復易於是捐已俸鳩材鼓衆工匠親董厥役越明年秋八月竣故基構正祠肆楹位先生像於中又明年春二月構書樓門廡齋房若干楹既而重得廡間官田三百餘畝他日收其入以給廩餼而獨坐之祠昔封靈祈文惠侯額賜英顯父爲風雨飄搖亦剏倅集士民新之迹其施設勤矣哉馳書求記欲刻之石禮生也忝厠郡末不敢以非偭辭竊惟古聖賢之言垣明數暢日星晉而江河流漢去古未遠體制衣二雅降

魏晉迄隋士各以纖文麗思雕蟲篆刻爲學問之極致大雅絕響久矣唐興猶扇徐庾風獨子昂先生起布衣奮然高蹈追媲六經與西漢並稱焉不幸嗣君幽囚牝雞鳴晨賊殺親賢斯時也羅織紛紜之獄起在朝公卿方視爵祿爲兒杜禁瘖惴惴保首領不暇而先生以一秘書正字悼人之冤閔國之危以崇德緩刑撫慰宗室引古證今反覆論諫又須興大學以教冑子止擊羌之役以保全蜀凡有利害於天下知無不言史臣稱其詞婉意切信乎其知言矣後之評史

者謂先生諫說武后狄公仁傑比或者譏其失言及武后不可與之言遂謂事同而情異殊不究夫先生所謂撫慰宗室者果何異乎其爲慮堅謀深矣則先生之心即狄公之心也但狄公言之於武后衰老悟悔之際其勢爲甚易所以成反正之功先生言之於武后淫虐降燄之時其勢爲甚難非惟不見聽竟殞於賊姦之手自古不可以成敗論人原其心可也惟先生以忠厚之心惻怛之意陳救時謇切之言反正太尚明之學者雄深雅健之文致杜子美韓退之繼

作咸推服爲先倡其有補於名教如此崇而祀之禮也雖然書院本爲作養人材而設而學者貴窮理以求踐履之實不容爲利祿計今而後相與瞻仰先生之遺像心其心味其言循循乎孔孟之門墻不負國家專選經明行脩之本意此則周侯之所望於來學而亦鄉人之所願也侯名鏞字廷望晉寧人歷官多善政觀於此舉槩可知矣

東坡書院記　劉春

距嘉州東渉江而北不五里爲龍泓山其巔平衍四

塘有洗墨池爲池上有魚化龍字正統戊辰州人東
山居士劉公洪爲者博雅君子也登山見之謂與左
爛柯巖洞字筆法一律爛柯巖洞者東坡墨刻也因
撫然曰東坡眉人眉與嘉接壤公嘗曰天下山水在
蜀蜀之山水在嘉州此在爲公潛隱之地遂創爲屋
若干間肖公像於中而名曰東坡書院復募僧居之
以給灑掃奠獻之役令其從子肅敬之子節介之讀
書其間成化丙戌敬之舉進士累官御史今爲方伯
而風裁凛凛癸卯介之亦舉進士於鄉今爲夷陵太

守政化大行而東坡公也棄世矣介之時至其院見
其堂室爲風雨浸損日就傾圮僧之事事者弗度方
愀然曰此吾先君子所以表先哲引後賢之舉也不
可使翦爲榛莽如前因加脩葺而嘉州太守永興曾
執矜公見之曰是吾意也乃相成之而黄門董君世
奇適至曰不可使無所考於將來屬余爲記夫世之
賢豪英哲其風聲氣烈後儒不拔者在當時多屈抑
折挫然其實有諸內則其名亦隨之至於久而益振
矣君東坡務應制郎以文章妙天下歐陽子見之曰

吾嘗遊此人放出一頭地宋神宗讀其文必嘆曰奇才然而自登仕至歸沒四十年立朝者前後不滿一載中間因事立言因地建功挺然不群而亦以此賈禍嶄嶇嶺海而卒不變蓋其在朝也不知有其身其在外也如在朝而忠義之節夷險一致故雖未嘗終其身立於朝廷之上而其風聲氣烈使人感慕慨嘆以爲不究其用百世而下仰其名誦其文章論其世思欲見之而不可得則從而考其遺跡以表章之如見其人使有所興起焉况其過化之所乎此東坡書

院之所由作也於呼是豈非實有諸內者耶覩于是
則君子之自處惟求其是信之篤行之力固不必以
一時之得喪罹折戚而尚友者亦未可以成敗爲進
退也余懼洲之士藏脩游息於其間者跡其事而或
焉因告紀其書院之成若太守之清愼好古樂成人
之美以勵風化而介之汲汲繼述先人孝思不忘尋
將啓厥後之科第雲礽者咸藏脩于斯也是皆有可
書也

大盤書院記

陸　深

嘉靖十有五年丙申冬大益書院告成書院在今四川省城之東北隅四川古蜀都而益州蜀古名也惟

我

朝聲教暨萬里而四川號稱大藩合今昔之嘉名命之曰大益書院而書院之大者凡以文化輔

聖治也與古四書院之制同今

天子中興加意文教薄海內外蔚然向風矣而是書院之成適當禮樂大明之後于時四川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西野張公瀚巡按監察御史王洲陸公

琳相與落之而顧謂深宜記深自乙亥夏來轄蜀司與聞斯事稽諸案牘盖自正德戊寅歲提督學校僉事王公廷相寔始其事即故少師尚文成公之舊前爲講堂後爲燕寢翼以左右之室列爲五齋進爲先賢之祠樹之門閈統以垣墻于是書院之體位立矣繼之者副使張公邦奇端方指授于是書院之師模具矣士之來學者咸彬彬然巡按御史盧公雍能公相助以金五百于是書院之潤飾裕矣巡撫鄭御史許公廷光巡按御史黎公龍提學副使歐陽公重

知成都府劉天澤王遵詮以庶合貲嘉靖之甲申歲
也巡按御史范公永鑾劉公黻相繼買田于雙流以
六百金歲入以四百六十餘石于是書院之居養裕
矣副使江公良貴出學道贖金凡四百左布政使林
公茂達按察使許公讚相與佐協以廣門衢之地于
是書院之槪瞻偹矣會張公鯤以副使來督學政請
于巡按御史熊公爵加葺理焉甲午之歲僉事顧公
陽和踵至請于巡撫都御史范公嵩潘公鑑再新之
于是書院之基構永矣巡按御史郭公元臣以爲未

足也再檄知府邵經濟拓之潘公申之曰茲惟毋役時凡費重以三百金于是書院之地廢起矣經濟乃具石請書其事以昭來世深按春秋之法最重興作凡始事必書凡終事必書是役也歷年二十經營數公前此所未有也不大益于蜀乎在易有之震下巽上其卦曰益益之彖曰損上益下益之象曰遷善改過夫損上益下政也遷善改過學也學與政通學所以學為政也諸生盍顧名以思義乎學成而出持是以佐我

求見其人也溫甫殆其人也非歟溫甫屬予記學予未嘗一至平山而平山巖巖之氣象嶄然壁立而不可犯者固可想而知其不異於溫甫之爲人也以溫甫之語予者記之

重脩成都府儒學記　曹樓

余覽史籍見文翁當漢武時天下承秦後人不知學蜀最僻陋而獨首建學校遣子弟入太常脩先聖業其效至文學比齊魯嘗嘆羨之思一覩其遺風焉已而承乏拜西川督學之命安治之明日祇謁

先師周視學舍見其規制赫奕氣象森古詢之則相傳爲禮殿之舊蓋愀然有餘感也學故脩葺於弘治之十三年越六周星圯壞湫塵傾欹支拄時久則敝理固然顧非所以妥聖賢而崇文教况首郡寔全蜀之倡泮宮冠具瞻之地哉欲新之無與討者適郡守耿侯初至見與余意合而或者難之謂費非數千金未易辦役非二三年未卒就况木政旁午事在中柅耿大不然請得外府金五百粟千石勤里旅三月而以落成告余視焉則殿廡更新門堂垂麗黝堊丹碧

基錯𡘙煌石砌堅完垣墉峻整不獨師儒寧其居而聖賢棲靈之所亦足以肅拜瞻而虔禋祀矣心樂其成而異其速諗其故則費大半出耿侯俸錢而父老子弟鄉方慕善任勞宣力者咸激于侯之義故財不詘公帑工不費時月而事以克竣學博士及弟子員請余記以傳夫文學吾職也記惡可已爲之記曰吾聖人之術等于天地彌綸乎宇宙而貫徹乎人心生民舍是無爲命脉矣官師是舍無爲政教矣彼文翁何人漢何時而乃力行教化大振文風豈吾道有册

昌之運而有試之蜀抑天府開蜀人文之盛而齊啓其東耶一時即有司馬相如張寬輩顯于朝後之學士大夫誦詞賦之英誇七車之富不獨表二子而歸德文翁雖賢不有二子亦無以成其美也矧今熙洽之朝隆於漢代師帥之賢不讓文翁而蜀士之盛遠邁古昔其何以自樹立而稱飭學者意即以學宮喻夫子宮牆稱高美然五倫其棟楹也六經其門戶也而其理具於吾心自有繩墨若在焉子亦見夫匠氏之營斯學者乎基址奠矣羣材具矣必端其意獨注

其神視直以絕經以塁而後門列戶分棟隆楹峙數仞之墻指顧而成則脉理貫通而搭之有要也學亦如是矣今聖道稱大明而人各就其性之所近安于意之所嚮以自爲習百家諸子衆間闢竇爭門名家啓岐途而塞道眞鈎奇纂詭之士恃聲華競世利蔑棄倫紀綱常于不恤金身遊聖域賢關之内而不覺自竄于戎徼夷貊之外矣于夫子之指矣耿侯新斯學也夫亦有厚望焉爾諸生處止其中而欲不愧斯學其說在聖訓而其事在日用也毋迂視誠正之說

則繩墨端毋支離六經之門戶則趨向審毋撓折五倫之棟楹則植立固聖人之堂與吾且登焉而漸于入室即端木氏所稱美與富者心親之而身有之矣此學庶不虛哉若飭華而濟其實累高而削其址過孔子之門牆衆且麾之彼文園侍中尚不負文翁亦諸士亮不忍負耿侯必有進而求之者矣耿侯諦定力楚之麻城人起家進士初爲駕部郎有聲其學實宗伯氏伯氏倡道東南爲海內宗侯講其業故治尚德化崇本務若此與尤其所成都有事而佐之者則

俞君紹李君廷諧暨君中丞先涇陽維公今冢侯徐公侍御先天雄赫公今豫章陳公會　聖右文主計協議而方伯魏公參憲張公僉憲謝公崇儒重學捐金佐費續宜併紀以詔後來者云

成都府修學記　　耿定力

成都郡學在錦城南規制壯麗擬王宮歲久弗繕日就圮萬曆癸未夏不佞入郡受事首謁

先師廷見學官弟子周眎頹垣敗壁廟廡風雨不蔽學官僦屋而居間用齋閣爲寢室貧生露處號舍中

惻然閔念欲新之椒邑令張懋劉寅計工匠土木費逾二千公帑不能具越明年圯益甚乃檢帑金五百有奇庚粟千石請于當路經營伊始會司空下令採巨材　天子再四可寧蜀吏民疲于奔命迴偕郡丞俞君紹司理李君廷謨召諸弟子計曰國有大役能吏征力於民乎曰否能吏斂材於山乎曰否預辦之吏分道而出太守能以身日夕省試乎曰否公府之役能禁不速成而易枋乎曰否不佞喟然歎曰兌守神祠煨皇僉碧亟矣端誠十八鄉應彼何爲者三三

子其諜之父兄耳目李可等二十餘人酒伏請曰聞
明府將意造士也我等頑悍愛勞力不佞屬者老而
告之曰若有子弟吾子弟之吾儕樂奇若樂成之適
觀厥成爰及旋爾伐維是不佞捐俸給焉經歷王樞用
米菜鳩工募夫無乏者老辰夕董事各出所有良材
爭先告竣費不及原議之半而堅固壯麗有加則諸
耆老力也鄉薦紳左司馬高公以下遞來勞工而孝
廉戴楠時鼓舞之始甲申冬十有一月乙酉三月落
成是月也天子用禮官言以近代陳王胡三子從祀

檄下乃率弟子程某告先師奉三子主入兩廡已召耆老而旌之率弟子詣謝當路及助工費者不佞申言曰田舍翁晨起督家僮墾田疇計米鹽出入斂朴不用命者如斯而已子弟之教學弗問也其習聞教學者稍稍挾冊家塾府供饋尊理明師如斯而已子弟之勤惰弗問也不佞守郡數歲日司錢穀理簿書敝敝焉不能以身率先徒藉父老之力爲子弟章學宮而視學使者初爲新安曹先生吉州郭先生繼之新安宗元儒朱子吉州宗伯安王子由二子以窺夫

子堂與兩先生各得所宗矣不佞自通籍受兩先生益不獨入蜀始同諸生北面也諸生無忘明師之訓庶幾哉各得所宗以無負夫子宮墻異日者不佞譬則田舍翁享有子弟崇名自多拥塾尊師之功則不佞厚幸矣

大儒祠記

耿定力

成都之有大益書院刱自正德戊寅歲越嘉靖甲申始落成即萬眉州相府故址也督學使者萃三川髦士稱除舍授廩立程而教之一時號稱得人內江趙

大洲先生其最著者以宋周元公嘗簽判合州二程侍太中廣漢伊川又涪州編管尹和靖就其師涪州注易與華陽范淳甫綿竹張敬夫蒲江魏華父俱祠祀之使諸生有所矜式已考明薛敬軒以大理督餉至游道林以觀察水利至與合州鄉立齋祔祀祠中歲丙寅豫章胡廬山先生入蜀督學首定祀典萬曆丁丑故相張江陵盡毀宇內書院毋使諸生聚議大邑書院亦在毀中諸儒木主尚存弗祀也歲丁亥督學使豫章郭相奎先生爲胡公高弟展謁祠下低回

嘆曰學以景行祀以志思夫儒在蜀而形祀乎爰極
郡邑脩祀事遍曰大儒祠而諸生請又以大洲盧山
及而觀察使孫淮海初王入祀命不佞力記之不佞
力念洪兆既闕維世覺人曰君與師自天子以至一
郡一邑之長皆君也有聖人以至一言一行之善皆
師也君之治績顯而易見師之教澤隱而難明然不
藉名位不假刑賞忽施奕世澤流罔極尤稱師哉大
哉孔子為萬世師矣漢唐鮮真儒蜀以詞賦擅名學
者皆習焉莫知所師元公崛起荆楚立靜立極蜀其

過化也彼其初風之未同蜀與中原尚分黨而角立
迨其既也張魏二公同聲相應異世而宗濂洛之教
信哉師道立而善人多矣夫文章節義蜀人所共
推轂而依依與吟風弄月者為伍豈非所師承明
聖人御宇作之君師淳化所漸宜儒甚出士之秉道
而入蜀與蜀之應運而名世者皆濟辭章而崇本實
尚躬行而窮性命無論漢唐蓋駸駸乎由元公以上
溯孔子皆然矣古者帝有專祀列國祀其境内山
川諸侯在蜀祭則名山大川皆是祀也不出蜀都而

有餘師焉可也哉世人欣艷貴富者至天子之宰相極矣爲眉州不能撫有弟宅張江陵不能禁人之必不崇儒旨古今來天地在此而不在彼學者其重有省夫

新脩楊子雲草玄堂記　范淶

蜀自蠶叢立國神明之胄輒有淵哉今所傳詩四章貸雅道貢實寶維德服訓遠矣故代有發藻闡奇如王子淵司馬長卿以下嚋非秋林赤幟哉要之譚文能虎各以詞勝于道寘無與焉時維楊子雲氏深沉聖

學體撰契神其大人長揚諸賦尚士一斑勿論論
其大者為法言又為太玄經三摹九据悉根于性命
天道洩羲文周孔所未洩即中原稷下群儒瞠乎其
後猥云雕蟲能之乎說者猶疵其擬易殆淺之乎口
耳窺也甚至以仕莽相営家投閣美新訛傳口實舉天
下之大不避身自為之雖紫陽文公尚未暇呼暴其
枉刻瑣瑣者耶不敘稽古證今知子雲必不仕莽者
為說有五古者擬人必于其倫揚子比孟荀所從來
久矣孟子何如人並稱推轂以揚何為也史稱郫縣

大司空何君公新繁大中大夫張公肅中郎侯有孟君以不附莽見殺此三君者子雲之莫逆也先後同時川縣同地而時論以名流領袖但推子雲仕莽之事三君且不屑謂子雲屑之乎此以理而知之法言品藻漢與以來將相名臣獨不及莽昔莽已畢漢政伊周自哆乃簡袞一字愛于千金是何落落也惠丁傅董賢用事托志于解嘲知玄知默惟寂惟恢又慶幷公孫弘之容而曰如詘道信身雖天下不可爲夫況以咳唾爲華袞訕肓以出處爲溝壑且素善比于

嬖寵又豈失身于篡朝此以其言而知之子雲始爲
郎給事黃門與莽賢等相頡頏夫夫者後皆爲三公
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子雲歷成哀平三世不
徙官蓋裕之性愈老愈烈彼及而事其所不屑莽安
肯信之況莽篡逆君諸文學以符命獲封爵者甚衆
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
有所獻莽遂誅尋投諸四裔子雲故同官于莽而
素不附莽者也若君先時乘其大逆而捐身以殉則可
勝貴勳舊爵之衆若後時復美新觸其厭諱則莽必

借之洩慾以示天下而有恭孰之義兩者予寔無一焉此以其行而知之嘗謂予寔不得稱雄有大度自守泊如豐盈數年言未言任恭獨贊謂其受恭嘗作符命授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攷予雲赴京見成帝年已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歲在已丑至恭篡位建國元年已已相去四十一年建國至天鳳五年戊寅又十年則子雲近百歲與七十一之數何其抵牾也即使建國元年遂仕恭歲亦八十餘予雲無耄耋壽安能趨白骨而肉之仕之乎毋攷桓譚新語

雄作甘泉賦一夕夢腸出收而内之明日遂卒祠甘
泉在成帝永始四年戊申去莽篡位遠甚未必卒于
永始斷亦不出于平帝末年蓋其歲正與七十餘者
合也乃云媚莽受爵不大謬乎此以歷年圖而知之
前代名家獨揚子忠臣者甚夥其在蜀疑以桑梓故
姑不引若陸公紀之述玄也邇王邑嚴尤桓譚張平
子諸人所崇尚而繼之曰雄受氣純和韜眞含道建
立玄經與周公孫大協孔子脩春秋不能是過致之
宋令宣曰聖人司馬君實之法言注也力推揚子安

悟非求媚而思富貴賛美伊周諷莽比而曾子固云王深甫之論雄書也比于箕子之明夷又擬于孔子之堅固惜其于雄之事有所不通且求其意而未明辯事莽之非殆抱遺憾然尤有所互證者大醇小疵則稱于韓退之玄經若渺美厥靈根雖程叔子濬有取焉邵堯夫王介甫亦務尊信其說而叔子又謂閣百尺求必能投介甫盃以投閣為妄者可為斷案近世胡正甫焦弱侯劉元丙具有始末辯美新辯且曰揚雄谷永並字子雲劇秦美新乃永文非雄文猶史

載予我仕陳桓孔子耻之指爲宰予而不知闞止亦字子我也敘贊之詞傳失其實蓋孟堅早世曹大家輩別有所聞而附益之不然孟堅述雄書極嘆子雲交誼至深論不詭于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智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述事若此敘贊若彼不幾自矛盾乎此又以漢唐宋諸儒之論覈而知之然則子雲之謗何以致此世之憸壬巳心稔毒者何限盛名之下借附滋多夫人欲速其功者借伊尹主發辛爲擅經者借孔子五威將軍班符命四十有八顯

當時名高者所爲安知不忌子雲之明也而借之以自文且依稀髣髴炳炳麟麟要其毫吻隱忍險矣哉不斂首豫章嘗欲與參人者古今平反録一書首白子雲而力未逮歲丙申承乏恭蜀藩謁子雲故里在著武擔山南復閱舊志宋慶曆間何涉記墨池有準易堂繪子雲像池心築臺其上有解嘲亭宴會之所有此爲軒今皆失其處獨街旁碑石一片鐫墨池二大字乃耿中丞子健叅守瑯時立者字出米元章筆點書風致而墨池遺跡淪于賈區蕪穢潢汙寄足無

地因檄成都施令所學按籍求之會左伯程公叔明已先下其議施令遂商之華陽張令垞共聞之郡守協心力以應左伯又請之
蜀國王樂捐池北店十一架地縱十一丈有奇橫二丈有奇池左地縱丈同橫得二之一居民業近池畔傾售者給其值亦得地十丈有奇時觀察使泌公大參董公學憲王公巡憲劉公以參贊公關司徐公潁公遊擊劉公各以薪俸助復有右伯劉公觀察聶公騂與公以公事旋助亦如之而一切經畫悉成於

左伯督理于施令搆斲必擇鉅麗者石理厖甓必擺
堅緻者卜吉興事抱坎面離北為堂玄堂六楹軨軒
敞豁黝堊絢采稱是堂前為平臺臺前即墨池濬闢
逾于舊址甃石以方之池前為西蜀子雲亭堂後闢
隙地植陰木納涼堂左右為庖湢厢翼兩翼之南為
碑亭二又南各繞池為瀾砌綿亘相望可蒔蘋荇
葩列文石映清波以憩以游談學娛賓無適而非適
錦城勝跡茂有存之者堂東為儀門外為大門繚垣
蓋覆瓦甃一周總計亭堂池地廣一百二十六尺袤

倍之二門地袤六十餘丈廣半之垣圍共八十六丈四尺工剏于丁酉仲夏竣于戊戌孟冬所費緡以五百計諸司道前後二郡守二邑令所助得二百餘緡外皆左伯約己積羸以濟之上不煩官帑下爲貧民食其力落成諸公以遷擢行者六七人獨左伯學憲偕不敏僭蒞歲繼至右伯周公觀察使王公前郡守轉今迺憲陳公共登堂融浹移日徘徊吊古聚散興思各溢于題詠之外酒酣耳熱左伯復舉爵揖不敏余毋闕于愼揚氏獨溢今有其地矣表章先哲範茲

來許監司者事也請爲詞不敢愧無文而夙昔私齋欲藉手以雪文憤慶曆黑池記亭堂諸製皆當時樞密程公敦尚名義取材辯方乃致底績歷今六百年復鼎新于程左伯聲應氣求遂相符合數豈偶然哉爰述于雲水寶升掀搆歲月著于篇且使天下後世有抱道好脩者知浮議不能掩其光雖千載而下猶有知已何損之有而汙蠖高良自謂得計者知愈久愈于公論何益之有茲役也其于世教人心庶幾一有補焉

德陽縣儒學復古經樓碑記

樊鼎遇

惟夫班空顯賾具有神理之宗設在流形即爲文字之祖東壁大書秘府耀炳雙珠西崑地冊靈樞精藏群玉丹書金版寶闕開太昊之圖金簡綠文滄水授文命之策此皆絕契未造漆留呵護隱章依則事豈人誠收皆天籟出入三光之道環坤腹以寬生周徧凡有之民秉分星而別度荒華胡漢所以辯族類而繫尚民復衛隱明所以絕人神而察百物必符電篆

謂之卓有師傳虎畫狐編窺之更奪人巧凡鳥獸鳴
動亦盡怒感其誠逼或風水激號且宮商觱其變狀
雖各逼其情而天地萬物之情並見雖各肖其性而
天地萬物之性並呈俱聖俱靈層參大衆惟是劉豪
徐疾五性殊方專昔麗絕列國為政無之是非同異
論雅俚都自開闢以至獲麟三百二十七萬六千歲
萬方所記十紀之書空委宛之崇不足閣其政典鑒
觴談之室不足載其方家周末絲以縱橫秦火會應
酷雹所以仲尼慈憫萬世紛宛多聞乃定禮樂而脩

舊章刪古詩而存三百讚易道以翼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斷三墳五典自唐虞紀列國史記爲春秋益始翦其繁蕪一就典雅刊其踳駁並發折衷名爲七經道揭千古然後西見柱史藏之王室周遊國邑演之疇人脩函丈于杏林漁父謂而周介講俎豆于宋樹桓魋伐而無危不必七十二君之能行凡有國者不可不知其義不必三千弟子之優聖凡有識者欲使盡讀其書猶恐世有廢興家壁藏蝌蚪古字人懷疑信地機儲絲竹靈音是以秦炬雖炎秖能燼洪荒

草創之冗穢漢律初解甯能合諸儒日筆爲篇章自
此代置學官經分博士家以之式行國以之官人遂
踳駁爛于百家莫能總其博奧窮精蘊于二氏終不
出其範圍備帝王損益之權盡人道綱維之理良定
心續命之傳寶宇物經世之懸圖也奠兩楹之夢已
飛大牢闕里之時來衆椽之鳴何啻一馬天地之喻
王都侯國辟雍頖宮并傑閣而陳宗彝之文特危樓
而藏鼓篋之恭嚴始羨墻之地無經籍則衆志不興
尊崇絃誦之基非壯麗則眞靈不集錦標寶軸卷帙

極華序之方桂棟勵楹刻鏤窮輪奐之美旁通七畧四部猶懼不足羽翼聖真高亢日觚月欄尚疑未能登閎大道倘各重其本教人自悅其家珍易地皆然由來尚矣德陽儒學講堂右隙有宋學士邑人童公森書經樓字碑字體竟尺書法八分嚴整若魯公之儀遺麗得中和之意碑足則有宋進士范執中紀群公興學蓋肯構肯堂之勤碑陰則有明盲令夫巴氏鐫卧碑字痕發注金彈珠之嘆醒寤仆而復立則羅令衛印古興嗟之思典刑勗而後薫則嫏諭維臨沘

絀勝之力然委諸草莽若不能言君復世其芸蘭人儒
弘道鼎遇恭莅茲士幸與斯文慨富有之業不新諡
一令因循一令惟慮始之殆難任將後人復咲前人
跡雖異代而感長懷忍當吾世而失盛事為之列上
當道右文武興墜之繇因之遠購全經廣學士博通
之路恭遇　監察御史朱公廬江正學觀海鴻文破
柱埋輪冒豺狼狐于楚轂銜鋒臥鼓不驚犬豕于封
疆駐節而細論文帙括盡談天之奧攬轡而亟興廢
建立樹根道之標表過本道大參曹公八閩仙逸四

海宿宗王淵氷清藐姑射喻其神骨和聲餟節王摩詰似其詩文匆錄金石遺言必扣嚴瀾絶地本省督學魏公名臣嫡胤秘圖宗門藻鑑人倫尺擬天曹綱紀衡程方類重新蜀部風猷抜士皆得其允作人于斯為盛本府太守張公荊楚儒度瓠篖鉅公十載為郎雞群鶩鶴其野鸛一麾出守蛙郡詘以海鰲魯曽諸生半在門牆舊掄材楊馬王巖之地邑列侯多豕風摘謹追躅李文𦤺趙之規本府司理楊公洞庭澄波祝融即彤平友百嶽胡威清晨人知趣品群材山濤光

膺帝鑒觀仁于過君清獻之不失元公錄善于微郎
平仲之立解趙石綠茲從史覆識允行幸遇邑中憲
大夫曾公家緗帙詰梵笈竺墳紫纏異泉比之譚白
馬演龍象之辯立朝正色片言不及私門過里飭躬
五尺不干屛合趙相國之解脫化其刪稜黃大史之
玄通得其主棣水學教諭王公則予名宗單父清望
鸞聆鶴立健翮有凌雲之思豹蔚虎文猛氣負關山
之力發蒙罔憚其煩苦爲道不愛其拮据相與率邑
官僚電轟鄉耕共鼓逼庠衿帶鸞集覩摩尝論雪吟

觸日見琳瑯珠玉滿窺山望會心拾皆筏筌篇度其成不逾時数未亚月童冠仍羽而異鴻陛数倍前人賢良焼尾而躍龍門無閒二彥于是接境比封之士把袂而來問奇講德之朋塡覆而入至于道人法子乗杯接踊以印心曹吏山民獻書録訣以備見先聲已證實効積學自有資備此者

聖主右文又道逢化成之會先師翊数陰隲得感通之神故一時公輿盡揖墨林匠手而因境冠履同任德囿子肩豈過

小吏何以獲茲為紳先生實既臨此自古獲麟之後

至今　龍飛已年三十四甲子記載之文方家之說博雅君子之所述者蓋悉文人之所裁制繁盈鄴架重溢洛車帝室藏書世高代有汚隆高門積襲之多家或偶圖漢通七略三萬三千九百卷隋錄西京三十七萬卷唐列四庫八萬九千四百卷宋崇文目三萬六百六十九卷張茂先入洛載書三十車李公擇山房藏書凡九千卷宋宣憲校讐定本二萬卷名家藏書如南都戚氏歷楊沈氏第以者數千卷多至四萬卷葉少蘊少魯貴博收遂逾十萬卷今鼎遇所藏經僅

十三史僅二十一子僅三十集僅二通弃學宮弁字御傳注性理通鑑綱目及昭代名史數種共合一百一十八函計四千一百三十一卷擬古則宗不足稱明經亦要而匪濫良以多多爲善姑俟徐徐積儲凡茲散漫簡篇皆歷代乾坤之精蘊若假神聖筆削斯六經性道之文章遠考宋儒馬端臨餘古今經籍志近見白下焦太史作明史經籍志采道釋兩藏之教即敘列諸子之中果得刪述方家因之大一統類千萬億卷之義自可約爲一篇千萬億千之文復可精藏

一字畫猶何病乎芳臭愛鶴焉慮其短長作者尚未
有人收之不厭其襍尚當世二氏之法實何况獵諸
儒之碎金但今古大觀急借閱肆之友終始大案尤
須堅忍之儒過庭錄言六經子史之善者通不過三
千卷成人日閱一卷三十年可以再尋歐陽公言九
經正文通不過四十七萬八千九百九十五字童子
日誦三百不五年畧可上口徐盛年過八十猶歲讀
五經一徧劉原父初荻窮經即手寫六經一通茲由
深味義根故終身固堅白之好窮蒐道與致畢力游

窮求之途先聖恭筵命盡日中尚取書延晷刻死而後已學之謂何蘇子瞻言老儒先生自言少時求史記漢書且不可得得則手自書寫日夜誦讀後至科舉之士目見諸子百家摹刻易致致即束書不觀游談無根繙朽骨而發嘆願精心尚詆爲書肆美四廿而忘乜只容繙且咲爲說鈴刻目不徧三篋之藏口唯授一師之說取科第之資不足詎天人之際可言期與求學實講之毋以故事虛崇尚之也治子學而僞來詡因五緘爲乜屬之用孫即圖而索驥至以去

父胥山子之名聖人卷絶南面而不釋然其所憂者
大也小人冠蓋里閈而有態色其所急者多也不成
位兩間扉拓慎隊六字之綱弟廖倩好爵執詰高明
良貴之階諸生感起即利賓王鼎遇盟期終預學孔
周孔以公輸爲截公輸有乘蹻跖之時夔龍以饑祿
巻燕饑祿有豢虎豹之日若大介然抱一物至亡盂棺
而不脱悠然空蕩有偏納麓而不驚樂則行之憂則
遺之卷懷囂然鴻寶至乎由是死乎由是歸藏貞耀
玄珠是則堯舜之心至今豈懷山稽天所能溺仲尼

之至萬世詎炎劉烈澤所能棼匪劉炫之隋增眞得
石經古本異尉公之周禮親繼竹簡添書事理罔兌
溺之洸酣恣所取耳興復大義布露微慄佑查齊上
臺司節目副在曹景系銘曰太歷惟靈幽氣質形劉剖
圓方布列星辰經緯日月敍列川陵抽莖數葉縷析
條分彫形鏤體脈絡井森龍圖龜畫馬鬣魚鱗珠光
玉彩赭丹黛青風聲雷號鳥語獸鳴鬼工神巧傳會
聖心思通穆邈理徹玄冥結想擬化摛詞象鈞袪知
儉智閑邪存誠點深體實爱厥歸飛識小識大澤見

撰聞百王合符千聖印眞易準天地孝先涵沖禮本太乙樂超氣聲書陳中極詩道和溫春秋刑書亂賊是懲典雅與傳是曰七經道無覆載義炳日星萬世素王三論心精異時同學子與二人周官戴記與禮參明爾雅注詩公穀異經十三總錄開元所尊諸子百家龐奇嫾斌箱輹輪轂合而車行巖廊魏闕何材不實二氏角立傲詭幻眞偃師優孟舉止亂眞非宣聖旨妙演靈根龍門虎視百代提英軒黃及漢裁緻創新筆劍所擊長短縱橫史匠繩墨文工典刑孟堅

以下厥秉法程具體肖貌駢儷失神洗華露質削弱
傷跳浹際論集通志爰成考度辯惑慱物遂生端緒
揔攬通考酌其憲章備天禮樂攸存詞章藻繢衍邃
耿身昭明之選弘麗和平一洗惡陋單寒浮椓文苑
次之披沙鍊金傳注性鑑代制所欽子史諸集極慱
明經採華擷實猜短録識道我莛意謐彼注心野人
質且君子彬彬厥心大者巨細盡倫唯聖希天乃與
斯文

補續全蜀藝文志卷之二十五

黃岡杜應芳　裁

景陵胡承詔　訂

記

黔江縣題名記　黃庭堅

黔江縣治所自秦爲黔中郡時歌羅蠻聚落也於今爲縣二鄉七里戶有千二百其秋賦肅顧不登三十萬歲以地產役于公者八十有五其義軍二千九百招諭與夷者五百七十其役於公之人食錢

設專大吏與參軍專將領不殊也使之非其義或疏怒不爲用決訟失其情或廢棕以償其賄則小智者亦溺禮畔而爲欺懦則細黠吏亦能用其柄市權以百計市餘縣以千計則或以長吏爲傭寬則以利啗吾徒而衙兇猛則鳥獸駭而走等中矣至今得其人撫循恤其民以按堵而其得號爲難治吾不知其爲說也

四川布政使司題名記　溫仁和

今天下諸司其建置沿革風土物產山川人物仕宦

矣政莫不盡此在右今志記詳矣其官寮涖任遷代歲月名氏或郡邑書或籍貫書此又足以備志記於他日有不得不慎者夫殊方異途之人來涖茲土有姓膺望而莫知其姓氏者移代更而渾忘其歲時此謂之無情茲土亦可也久任之法沮以官爲氏不復可見故任官以歲計而題名日益繁矣布政司舊有石題名在儀門左盆自

國初至今凡寄承宣之任者咸有名氏鄉邑遷代歲時書之固云備矣顧其刻已滿將無以紀後至以示

方來今左布政使張公延獻右布政使華公爾器廸於政暇刈樹一石用鑽近歲諸舉人氏名而託記於予

予惟

國家置省建府州以爲民也士之始進也書其籍書其年書其世書其業固以榮其身也榮其身固以維其心也既仕矣有考課有升黜升未及者旌獎及焉黜未及者枷諭加焉內外有階章服有等固以厲其心也厲其心固以堅其守也是皆以名役衆也使天下不畏名則悻者弛鈍者靡墨者肆忍者害其御能

有稱民之意哉是故名者稱也之具也今諸公登名茲石豈欲侈顯榮誇美取自爲身計哉常謂游宦如傳舍歲時等流塵苟知官歷不常則宣德達情之意勿容緩也苟知歲時不再得則顧名思義之意弗使廢也後之有考者曰某也久某也暫某也賢某也不肖此公論在人心百事之下有不可昧者石又未可盡書也凡名茲石者左右布政使左右參政參議凡若干人其首領諸屬凡若干人剏是來涖茲職者則以次附著蓋亦題名例也

重慶府題名記

張希召

渝州於古爲名郡寔五溪四蜀間一都會也在禹貢殷周爲梁州之域天文井鬼之星秦漢唐宋爲南平州郡考之傳志守倅以循良稱者亦不多得盖以職在近民得人與否利害輒應而天下之治忽胥于此乎繫焉厥任可謂重矣我

聖朝誕一家宇建官分治尤愼斯選自洪武初以迄于今閱歲滋久其間名宦政事禮讓爭烈而題名未有爲之者隆慶壬申春貢余以地卿郎官出守兹郡守

郡持貴陽戴子冕泰和王子懷楊先後爲少府浦圻熊子兆祥淳化李子承薰爲通判河西馬子張乾承昌鐵子篆相繼爲推府諸君子皆慈和宣懿閎亮通敏所謂循良之士也迄萬曆癸酉夏余與二三僚寀小宴于金碧山堂乘政暇稽往牒詢遺跡凡得守佐合若干人惕然作曰此而弗識何以示後適命巳縣儒學教諭趙文明彙次其名世及履歷之槩謀刻諸石以傳永久竊按郡職志而出題之曰先哲世遠無考巳由甲子而前其政簡其民淳由乙丑而後其政細

其民偷何也僉曰頗有用也鳳樓子曰巴夔黔點纏苗
戸與圖千里上世以來頗同渾朴邇年盜賊潛起兵
發遍殃舟馬漸衡迎送始煩賦役寢見繁劇州縣愈
多事而務煩日啜啜也加之以郡守弗克師帥者或
汙或僻或闇或庇任意姑縱不恤其下欲民之不偷
得乎此無他也在民淳事簡之秋雖王成之循猶足
以爲今天下開闢淵邃風俗澆漓匪昔者比自以難
甚矣在治之猶不易矧濟以王成之循徒規規苟且
目前以偪遷化而於民生休戚國家利病恬莫之顧

雖欲求理不幾於諱病而忌醫哉此余之所以觸目
激中而致爲撫摩綏養之計朝夕皇皇三年于茲矣
雖未必能稱政通人和而安良厲兇俾民懷檢點
行囊琴鶴自娛所可自誓者秉公矢慎度律無負先大
父清白之訓且是舉也思以企前徽而垂後鑒誠非
細故嗣是蒞茲土者相觀而善循名責實凜然知所
趨向以先代諸賢自期待由是而上追虞周之盛使
他日修明史傳循良者有所採擇焉則於
朝廷建官分治之初意不因以少慰其萬分之一耶

不然吾恐後之人必有指其名而議之者傳曰竭澤而漁明年無魚吾儕可不懼哉可不懼哉既立石恐勦今昔同僚名氏鴛鷺行列又空其餘以俟後之君子

兵巡道題名記　王乾章

川東有按察分司司巡察重夔舊矣未有兼兵備者兼之自乾章奉　璽書從事始且重夔分上下川東上川東所轄一府三州十七縣一衛二所夷司之大者宣慰曰播州宣撫曰酉陽次則黃坪草塘二安撫

司又自平茶邑梅而下九長官司咸隸焉君曰有理
務直枉者催分司是赴無論夷漢有草竊潢池者或
剿或撫准兵備者相機宜而順行之所以專責成示
不得他委也夫分臬川東建牙渝郡自　祖宗以來
群公可指數也至不肖無如乾而且巡且兵兼而理
之者獨始自乾蟲蛇蚕負覆餗之懼蓋靡朝夕寧也
況事事之初案牘紛乎麇封聞閣寂乎鳴吠辰而出
晝也而退申而出晝酉而退無留時無廢事豈乾也
力足任此哉脫使于時有廖鴉習甫之警有轉輓調

發之艱卽欲優游暇逸將能之乎夫經營構備而後居室者可安也船檣舵槳備而後操舟者可濟也以今日坐理之逸溯追惟昔日者有事之憂虞皆群公所貽與多福稍遠若勿論矣卽如乾末承乏之先艮齋喬公當事時有黃中者負固支羅肆行擄掠喬已督師隨征矣既而妖賊田統等蠢起蔓延旁邑破城縛長吏以庫金川東聲震危切累卵顧此則失彼援內則絀外喬竟以失事抵罰嗚呼厥惟艱哉衙分司未有邇名乾懼澤公久益沈湮沒也乃搜輯舊志有淡

公叅而下得四十九人題名而樹之堂側覽往跡而
起懼視前哲而思齊用有彼行未敗輿論者亦因以
資惕焉所以備古鑑立政模也夫自今而觀群公則
群公往矣由未來者而觀今今獨非往乎群公經畧
之績或至今而一旦隳壞後來繼今者將謂我何故
堞雉必飭譏發隆也門樓必葺豫桑土也簡閱必時
憂日中也器械必備慮從得也宄竊必懲防燎原也
視乎世之所及若孜孜焉不遺余力息負伐檀之刺
以慰前烈以貽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庶可免矣爰命巴縣鑿碑

而予自為記記成以請大參白山曹公公曰嶺表前達遜也不嫌敘已事直也惟仕為虞慎也區區補塞欲以賠之來者公也公以存之嶺以處之宜而且遜可延可久矣迺鐫之珉石用垂永觀

四川布政司題名記　王志遠

高皇帝改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置左右使秩二品俾綱紀百城於政無所不統理或以亞卿出為布政使或以布政使行總督巡撫事其重如此厥後寖失其職其自為與人之目之槩曰錢穀之司職者

概之迨至今日所錢穀之繳不得自徵收惟出納供
億之過而問焉其展布不異一有司而冗猥過之顧
設官初制尊異不侔矣而猶稱之曰方伯儕輩積日可
轉而開府列卿是其任在若重若輕之間而其能自
爲重而使人不得輕則在其人也志遂以癸卯冬入
蜀值左伯陳觀察攝政若逾年不量其分欲於出納
供億之外稍稍修明其政以無負於綱紀一方之名實
心力殫矣而績效茂如蓋材有所限而局有所域無
所短長之效固然矣蜀故沃壤奧區今公私彫耗之

狀殆不堪閭閻試問其故耗於兵朘於權靡於梗稈之徵與　天潢食指之衍人人能言之而不知其若於綱目之疎賦役之差徭畢奪其一刀筆奪其一里正市魁奪其一稔亦奪其一儉亦奪其一如是者猶日月剝削不知其盡也　祖宗以百畝有天下樹牙牧人而輕重權之今方伯雖處於積輕之勢於人敎我爲長司兼念其殷憂安民匪其人任如彼以殘痡我以米粟役以徭發我以傳舍責我幾何我之自輕人誰能重之百姓曰餓殺之司不也足乎布政使題名

石已滿余方敗造道石侯公至大參將以入
覲行且以前說論侯公公曰善予之言以思前哲告
來者遂書之

遵義五巡道題名記　孫學易

當考播州為井鬼分野屬牂牁故地前代建置沿革
不一唐宋始淪於夷宋元以後閒亦廢置哉
明因之更名宣慰使轄屬川東自逆酋煽亂致廑
王師削平之郡縣其地初何鄭重乃封疆所屆延袤
千餘里強半叢谷與區厥田上中賦可三萬緡雖其

他隸在黔省不與焉否是則郡縣足矣何以監司為
哉是不然揆昔為嶺東君長今一旦受漢官要束妖
氛初靖反側未安苗穴比隣剽掠足慮此與之憂門
庭之寇庸詎可晏然已乎又四方亡命托足斯土往
往椎埋竊發蕞爾郡治越在省會東南遐徼孤懸一
隅生黎獷悍吏治惰窳豈台使者耳目所能周浹至於
戍卒強弱粮糗羸詘一切簡練諸務非監司之任而
誰此其責亦甚鉅矣當事者持籌而計特疏於
朝乎設一兵巡道治衙郡以所爲來王綢繆慮至悉

也示親
列書所載嚴城守謹斥堠與夫積餱募兵訓強禦寇
興利除害悉責成於監司赫赫
王言不啻諄切可畏哉其誰敢溺職以自干
功令而議者極謂兵可省不知去而官兵必藉土著
此藉於子野心鴟張豕突彼重而我輕是我以柄倒
持也又或謂餞可自給不知田賦所入止有此數兼
兩眾與盜之術而妄議節縮卒然呼庚癸是我以肘
腋釀亂也倒柄外患釀亂內憂重創之而輕守之以

徼倖於尾生之全功乃以封疆戲乎斟酌不使以浮脉承之机又斬矢頭鍵若手郡邑長令經畫以稽不急以佐公務俾得三千餘騎親領操練于不當一面子技亦已嫻所未逮者不無俟後之君子擲又聞之技擊不足以當節制之兵教士固斯於嚴士也不使其已識偏伍亦惟是行者戰左前弓後鉤籠八陣三才鴛鴦率然謂陣可以觀鼓之俾當分何明內安外樓而無五大五細是恐或尺術且不然且斷敵焉振刷神采而猥欲威伸邊陲也不重失

上命監司意哉先是播平迄今駐鎮凡九人爵里姓氏概未有識茲苑而极之貞珉併為之記以書於上方用備督學使杜君考覽而收之蜀乘語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舉也儀以彰往勸來則借諭之意不傚其何辭矣